

寸土片石，绝不放弃

——1972年的全球保钓运动评述

□陈占彪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内容摘要】自2012年4月以来,日本极右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掀起“购岛”风波后,日本政府推波助澜,加入了“命名”“竞买”以至2013年12月26日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议员“钓鱼”、政客“慰灵”……时至今日,随着日本政府一步步的试探和挑衅,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交锋也逐渐升级,钓鱼岛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之根本正是四十年前的1972年5月15日那天埋下的“祸根”。也正是由此,四十年前的1972年,我官方民间、大陆台湾、海内外、学生民众为抗议美日私相授受我钓鱼岛挺身而出,呐喊抗议,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保钓浪潮。今天日本在我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动作频频的时候,本文对钓鱼岛事件的前因后果及保钓运动的缘起、发展做一梳理、评述,回顾这段历史或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关键词】1972年;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和钓鱼岛;全球保钓运动。

【作者简介】陈占彪,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文化史等研究。

众所周知,2012年是中日两国建交四十周年纪念日。四十年前的9月29日,在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震波”震得缓过神来的日本迅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众所未必周知的是,2012年也是“琉球返还”四十周年纪念日。四十年前的5月15日,美国将托管了二十七年的琉球和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行政权”“返还”给予日本。

对于关注中日关系史的朋友和中日两国民众来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和“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和钓鱼岛”这两件

事同等重要,都值得重视。

四十年来,中日两国贸易额从1972年仅有的11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巨额的3449亿美元,这一成绩应当是可喜可贺、嘉惠双方的,这或也正是当初中日两国政治家的远见。然而,四十年来,与中日贸易额节节高攀的同时,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却是每况愈下。日本外务省官员称:“上世纪80年代,70%的日本国民比较喜欢中国。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只有20%左右。同时,也只有30%左右的中国人喜

欢日本。^[1]国民好感度的急剧下降虽然有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以钓鱼岛为核心的领土问题首当其冲,而这正是美日之间“琉球和钓鱼岛返还”时所种下的恶果。

四十年来一眨眼。人人皆知2012年是“中日建交”四十周年,又有几人知晓2012年亦是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和钓鱼岛”四十周年?2012年,人人都在为当年“中日建交”的智慧和远见而点头,可有几人为当年美日两国私相授受琉球和钓鱼岛的蛮横和无赖而叹息?

然而,四十年前的1972年,我官方民间、大陆台湾、海内海外、学生民众为抗议美日私相授受我钓鱼岛挺身而出、呐喊抗议,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保钓浪潮,今天日本在我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动作频频的时候,梳理并重温这段历史或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美国的葫芦卖啥药,“日本的” 琉球何时还

中日对钓鱼岛主权的争执客观上激发于1968年10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ECAFE)发布的钓鱼岛海底矿物资源调查报告,该报告推测钓鱼岛海域蕴藏有丰富之石油。然而,二战后琉球及我钓鱼岛为美国所“托管”,从此日本积极运动,向美国“索回”琉球及我钓鱼岛。与此同时,台湾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迅速通过大陆礁层公约,积极谋划海洋石油的开发,将钓鱼岛核定为宜兰县管辖

等)以彰显主权。

1972年5月15日,是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及我钓鱼岛的日子。对此种非法授受,我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保卫神圣领土不被侵犯,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时间到了1972年,愈加迫近5月15日美日非法的授受我钓鱼岛的日子,全球华人保钓运动就显得更为紧迫、更为关键。

1972年,元旦刚过,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火急火燎地访问美国,佐藤此行目的有二:一是“摸底牌”。探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二是“定归期”。要将“琉球回归”的“支票”兑换“现银”。

1972年初佐藤访美的意图之一是打探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这次佐藤访美“为的是当面打听尼克松对中共的真确态度”,希望“尼克松对访问中共的动机、目的及其可能结果等,作一当面说明”^[2]。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布他于1972年5月前将要到北京访问的消息让全世界一时“看不懂”,这对自视为美国“亲密战友”“步调一致”的日本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一时半会还缓不过神来。最让日本人“寒心”“愤怒”的是,美国这一“惊人之笔”竟从头到尾都瞒着对他亦步亦趋的“小弟弟”日本,日本人曾以“尼克松震荡”(Nixon Shock)“尼克松休克”来形容尼的言行对日本的震动。美国人无异在日本人的心头又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尼克松在重大政策调整之前竟不知会日本,对日本来说更甚于尼克松的

具体的中共政策。佐藤对“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细节的关心,不如其关心事先知道美国的行动”^[3]。这次,佐藤访美正是要寻求尼克松保证“在其对中共政策有做任何改变以前,将先与日本密切会商”。可见,日本在此事上受伤之深。

当然,尼克松的具体政策不是不重要,尼克松访华近在眼前,佐藤却还对这个所谓的铁杆反共盟友,当时仍还在越南头上扔炸弹的美国“老大哥”的战略意图一片茫然,不知尼克松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尼克松将采取怎样的中共政策,又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还有多少秘密没告诉日本?这都关系“日本在所谓‘美、苏、中共三极外交’的国际新形势下如何策应周旋以图自处”^[4]。因此摸清美国的对华意图成为佐藤此行的一大任务。

1972年初佐藤访美的意图之二是确定琉球“回归”的具体时间。

琉球向来自成一国,自1372(明洪武五年)年明太祖朱元璋诏谕琉球始,自此后一直到1879年琉球为日本吞灭,在长达五百零七年的时间里,历奉中国为正朔。清末中国就琉球被日本吞并与日本有过多轮交涉,但由于中国自身难保,琉球遂成悬案。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关于琉球地位并无任何正式外交结论。中国对于琉球地位无任何正式外交声明。二战后,琉球脱离日本,被置于美国“托管”之下,日本利用冷战格局,积极向美国索取琉球,1972年美国未与二战主要盟国协商,私自将曾被武力吞并的

琉球“归还”日本,从此琉球再度成为日本之“冲绳县”。

1972年初,日美“琉球协定”的立法程序,已经大致接近完成,交接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希望能在7月1日美国每年新会计年度开始的日子“归还琉球及我钓鱼岛”,而日本则主张能在4月1日日本每年新会计年度开始的日子“归还琉球”。敲定“琉球回归”的具体日期,将“琉球回归”的“支票”尽早兑换成“现银”是佐藤此行的又一任务。

基于这两大任务,美国当地时间1月6日至7日,尼克松与佐藤在加州的圣克里门谈了两天,他们达成以下成果。

美国同意美日之间装设一部“热线”电话以便及时沟通,佐藤希望“由于有此种新通讯系统,我们将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震惊”。因此,我们会看到,一部热线电话看似是个微不足道的技术问题,为何成为美日领导人的会谈议题,其背后的含义正在于美国以后不能再背着日本做那样“惊吓着日本的事情”,当然,尼克松与北京的秘密接触而没告知日本恐怕不是有无“热线”电话的原因。

日本承诺“以更多的日元于购买货物”,并打开日本市场,美国将于5月15日将琉球及我钓鱼岛“返还”日本,交还之后,美军军事基地继续保留。但“禁止美国未先行与日本政府磋商,即由在日本的基地对第三国进行军事行动”,美国保证,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将从琉球美军基地移除。“日本将不参与保卫

中华民国或韩国的安全,但美国将能由在日本的基地间接这么做^[5]。而1969年11月美日联合公报曾称:“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对日本的安全亦属重要因素。”显然,日本对台湾的态度的转变,多少是为了向中共示意。

可是,对于佐藤这样的表示,台湾与韩国坐不住了,他们的“驻日大使”就质问日本政府佐藤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共同“反共”了吗?其实,日本精明着呢,你反共,我买单,谁做这个“赔本生意”呢,何况“老大”都要飞去北京去“改变世界”了,我们还不退步抽身,不是自找难堪吗?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日本外相福田纠夫对上门质询的“中华民国”与韩国驻日大使表示佐藤在美的谈话是“一项误会”“一时失言”,而且佐藤本人也在美国表示“取消此项谈话”,并称他的真正的意思是:“台湾目前的情势与1969年联合公报发表时的情势相较,已有相当改变。”^[6]大家“误解”了他,可是大家真的“误解”他了吗?两大使得到日本言不由衷的安慰后,遂满意而去。

就在佐藤荣作前往美国与尼克松会谈后不久,2月21日,尼克松飞赴北京,开始其一周的正式访华,随后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当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北京握手的时候,佐藤从椅子上起身,“平静”地来到首相官邸旁边一个吸烟室里的小彩电前观看着这一幕,他对记者失落而无奈地表示:“尼克松总统自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如果说这样说,我们又怎么好驳斥他呢?”^[7]你尼

克松背着“亲密的战友”把手长长地从太平洋西岸伸向太平洋东岸,和“共同的敌人”握手喝茅台,佐藤能高兴吗?你美国不仁,也别怪我日本不义。尼克松访华不久,日本即派官方贸易代表团赴河内,这是日越两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接触,要知道此时美国还没退出越战,显然这是对尼克松访华的报复。

钓鱼岛划归宜兰,井上清发表定论

美国与中共的接触和交往对台湾的处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那么,在其昔日的反共盟友美日都不得不“献媚中共”的时候,在琉球与钓鱼岛的问题上,一方面,台湾对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及钓鱼岛的抗议和谴责多多少少得有所保留、有所顾忌(要知道,台湾一则要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一则又害怕日本承认大陆放弃台湾,这倒不能怪别人“不仁不义”,还得怪自己“不强不大”,不强不大,就得仰人鼻息,仰人鼻息就难免要受气)。另一方面,台湾的抗议和谴责,在多大程度上还会被美日当一回事?

处境固然艰难,但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面前,台湾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

就在美日声明发表的时候,台湾方面针锋相对,积极进行。2月,“行政院”正式核定钓鱼台列屿隶属宜兰管辖,并编入国校教科书。面对此一情形,2月24日,琉球政府主席屋良朝苗傻眼了,急忙往访美国驻在琉球的民政府官员兰帕德问

这该如何是好?兰帕德向他保证:琉球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之渔业活动,可照常进行。中华民国虽已将钓鱼岛列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但美国政府确认中华民国台湾省宜兰县民现无移民钓鱼岛列屿的计划,将来也不致如此。我们不认为情势有所变化,在琉球归还日本以前,美国负责保护琉球渔民安全。^[8]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对攫取钓鱼岛多少还有些扭扭捏捏,因为日本知道他所“领受”的是不属于他的东西,理屈则心虚,心虚则气短。可是四十年时间过去了,他们成天在重复着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自欺欺人的谎话,重复了四十多年,于是,黑的也成白的了。全日本男女童叟,就真以为钓鱼岛列屿为日本“固有领土”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日本官民,一扫昔日的扭捏之态,在钓鱼岛问题上意见举国一致,态度强硬蛮横,无所顾忌,丝毫不以理屈为不是。

可是,在当初,也有有良知讲道理的日本人明确提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京都大学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即是这样的日本人。他在钓鱼岛被送给日本的前夕,在《历史学研究》(二月号)发表了《钓鱼岛群岛的历史及其归属问题》的著名学术论文。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井上清根据中日琉三国史料,以客观的、公正的学术态度,认为在16世纪以后,中日琉都认为钓鱼岛列岛为中国领土,后因中日甲午之战,台湾及澎湖列岛才被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领土,钓鱼岛也因

之成为日本领土。二战日本战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人侵占中国的所有地区应归还中国。“日本所谓的尖阁列岛及赤尾屿之当即无条件承认为中国领土,应为唯一的历史结论”。那么,在美国将琉球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美日协议中,规定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亦归还日本的内容,“因系授受中国领土,应属无效”。

他的具体结论有以下五点:

(一)钓鱼岛至赤尾屿的一连串岛屿,至迟在十六世纪中叶,中国已知其位置,并以中国名称呼,明确地被认为中国领土。

(二)琉球的王府,人民及日本人,未认为此等岛屿为琉球领域。相反地,琉球人知此等岛屿为中国领土,日本有识之士亦心领此一事实。

(三)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日方获胜为止,日本政府不仅未曾主张此等岛屿的领有权,而且公然或私下认为是中国领土。

(四)此列岛的一部分取日本名为尖头诸屿或尖阁群岛,乃根据于英国海军之命名。黑岩恒所命名的尖阁列岛中未包括赤尾屿在内,但赤尾屿跟钓鱼岛一样,应属中国领土。

(五)所谓尖阁列岛及赤尾屿之为日本领土,乃因日本在甲午之战中取胜,夺取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结果^[9]。

基于以上的历史研究,对于今天钓鱼岛的归属以及美日授受钓鱼岛一事,井上

清这样评说: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波茨坦宣言而投降。波茨坦宣言关于日本的领土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应予实行”,而开罗宣言则规定“美、中、英三大同盟国的目的”,在于促使日本将“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满洲、台湾及澎湖等一切地域,皆归还中华民国”。因此,日本早应如接受波茨坦宣言并投降而将台澎归还中华民国一样,将钓鱼列岛归还给中国人(井上清的原文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再者,在日本投降后占领琉球的美国,未将钓鱼列岛归还给中国,并继续占领之中,实为违法不当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关钓鱼列岛的所谓施政权,一并跟在琉球列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政府的日美政府间协定,因系授受中国领土,应属无效。日本所谓的尖阁列岛及赤尾屿之当即无条件承认为中国领土,应为唯一的历史结论。

由于井上清执教于日本国立京都大学,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部的研究员,虽被称为“左倾学者”,但该文本着公允、客观的学术态度,批驳了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种种根据,得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唯一结论。这一论文几乎成为每谈钓鱼岛主权归属都必转载和选录的重要文章。在当时,无论中大陆,还是台湾,皆予以积极的转载介绍^[10]。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像井上清这样能超越狭隘民族利益,尊重历史、尊

重事实、尊重学术的人,尤其是美日私相授受前夕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实在是难能可贵。今天,我们可能找出这样的日本人吗?

与井上清的公正客观的态度相比,当年叫嚣“中国人在钓鱼岛打渔是海贼强占日本领海钓鱼台”的“台独分子”,今天捐10万日元助日本右翼“购买”钓鱼岛,并希望日本或世界买下新疆分裂祖国的“世维会”的热比娅女士,今天腆颜反问大陆学生“钓鱼岛若说不是日本的,那你的证据在哪里”的“中华民国原总统”李登辉,简直就是数典忘祖、丧心病狂。

解放军警告日本“外交部” 郑重声明

距离1972年5月15日越来越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天来临之前,对中、日、美、琉各相关方来说,心思各各不同,心情各各不同,美国人得意,日本人期待,中国人悲愤,琉球人忧虑。可是,美日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中琉的痛苦之上又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乎?朋友,换成你我,要我们去欺凌别人,去掠夺别人,以获取自己的美好生活和丰厚资源,我们还能眼前的鲜血、耳边的呼号而无动于衷吗?然而,世间凡事是不能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

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渡海先锋营”的文章《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不容侵占》,文章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佐藤政府竟然

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作为“领有权”的“根据”,这样的“强盗逻辑”,并称日本阴谋到钓鱼岛等岛屿设立所谓“日本领土的界标”,设立“气象观测站”,悬挂日本国旗,把钓鱼岛等岛屿纳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圈”,扬言要在钓鱼群岛海区“进行巡逻”等“妄图造成霸占我国领土的既成事实完全是痴心妄想”。

四十多年过去了,界标设立了、航灯建起了、“防空识别圈”,甚至“绝对禁止区”也设立了,钓鱼岛周边岛屿命名了,石原开始折腾购岛了……今天的日本继续在做着一系列“妄图造成霸占我国领土的既成事实”的小动作,日本正是在那份“痴心妄想”的刺激下朝着这条不归路渐行渐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渡海先锋营”这样正告日本: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佐藤一伙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殊不知“炮舰政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我们正告日本反动派:不管你们制造什么样的借口,玩弄什么样的花招,都改变不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一历史事实。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吞中国领土的狂妄野心,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11]。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渡海先锋营”

对日本发出警告之后,5月9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就美国将于5月15日把琉球群岛及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屿交付日本一事,发表郑重声明,昭示世界。当然,台湾官方虽不只一次发表类似声明,但在5月15日到来之前,没有一次官方再一次表态,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声明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对美国未与二战主要盟国协议的情况下,片面将琉球交付日本“至表遗憾”。二是表示在任何情形下,绝不放弃对钓鱼岛列屿之领土主权。

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琉球群岛之地位问题,向极关切,并曾迭次宣告其对于此项问题之立场。

兹美国政府已定于本(六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将琉球群岛交付日本,且竟将中华民国享有领土主权之钓鱼岛列屿亦已包括在内,中华民国政府特再度将其立场郑重昭告于世界:

对于琉球群岛,中华民国政府一贯主张,应由包括中华民国在内之二次大战期间主要盟国,根据开罗会议宣言及波茨坦会议宣言揭橥之原则,共同协议处理。美国未经应循之协商程序,片面将琉球交付日本,中华民国政府至表遗憾。

至于钓鱼岛列屿,系属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此项领土主权主张,无论自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历史渊源,长期继续使用以及法理各方面理由而言,均不容置疑。现美国将该列屿之行政权与琉

球一并“交还”日本,中华民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本其维护领土完整之神圣职责,在任何情形下,绝不放弃对钓鱼岛列屿之领土主权^[12]。

中华公所发公开信 美国政府 表态中立

5月11日,美国纽约侨团中华公所发表“致亲爱的侨胞”公开信,提出,钓鱼岛列屿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乃属不可争议的事实。反对“完全忽视琉球人民的自决权”私授琉球。美国未经中国协商同意将琉球私授日本,“并完全忽视琉球人民的自决权,这不仅与美国的立国精神完全相反,而且也未来无止的纷乱撒下了种子。美日两国政府应该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其全责”。认可钓鱼岛列屿划归宜兰管辖是“恰当而正确的”。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钓鱼岛列屿主权问题。

信中称“美国的这种专横行为是极为可惜的,而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达成默契。它的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也令人深为不齿”。

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瑞单独接见“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对钓鱼岛的立场,并未改变,即美国政府仅将行政权移交日本,而并不损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立场。”^[13]美国政府的表态,并不意味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也不否认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美国在钓鱼岛主权上此一明确立场,此一“中立”

姿态,无论如何,比美国冒失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所有,对我要有利的多。今人不察,往往糊涂地以为美国将我钓鱼岛交予日本,即是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这无异于长人志气,灭我威风。后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儿子从他父亲的抽屉里翻出一份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其父签订的归还冲绳的密约时,发现“那上面对尖阁诸岛只字未提”^[14]。美国何尝把钓鱼岛归还给日本过?当然,美国的“中立”,也是其故意搅浑池水,以便混水摸鱼。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这种是非不辨、貌似中立、避重就轻的声明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将主权与行政权分割开来其实是荒谬的,没有主权,或主权未定,何来行政权?相反,没有行政权,又何以体现其主权,凡具有政治学常识者,“无不尽知行政权乃一国对其领土主权构成的主要部分,无行政权又何以体现并行使一国的主权?”再就“行政权”而论,钓鱼岛一向为无人小岛,又有何“政”可“行”?那今天,美国将日本“既无主权,亦从未享有行政权之钓鱼岛列屿,擅作此背友媚敌的处分”,埋下中日之间的祸根,不能说是无耻而高明之举措。

试想,美国并不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那“得陇望蜀”的日本岂能善罢甘休?日本人在美进行秘密活动以寻求美国的支持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据最近所得消息,日本外交部早于去年(按:1971年)六月起,就在美国秘密活动,要求美国支援日本立场”。也有人认为,美之无

视日方态度,一是由于“美国政府正忙于勾搭中共,所以日本扑了空”。二是“因中华民国的猛烈外交攻势所致”^[15]。不管何种原因,所幸美国天良未完全泯灭,黑白亦未完全颠倒。“软的”不行、“暗的”也不行,技穷的日本只剩下“向美国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支持日本”之一途了^[16]。美国政府的“中立”态度,看似不为得罪台日两方,实则是将台日两方全部得罪。只是,台日两“小兄弟”都得仰仗美国“大哥”的保护之下,岂能不看大哥的“眉高眼低”,也就只能一同抗议罢了。

美国侨胞爱国保土,香港学生 奋起示威

5月13日,距离琉球及钓鱼岛被“归还”日本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在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和香港,华侨和学生分别集会游行抗议。

是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两场游行示威,分别由“反共”和“亲共”的不同政治倾向的华侨和学生组织实施。

在台北的《中央日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亲国民党”的华侨及留学生在纽约的游行情形。中华公所领导的旅美华侨及留学生约一千二百人^[17],在纽约华埠举行“爱国保土”大会。下午一时三十分在华埠哥伦布公园集会,“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秘书长刘志同担任主席。纽约中华公所主席钟侨征称,纽约地区整个华侨社会,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为维护领土完整而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纽

约华商总会主席黄浩然、留学生代表以及侨居美国的蒙胞代表一人,相继发言。

然后他们在华埠地区开始游行,沿途高唱爱国歌曲,呼喊“钓鱼岛是我们的”“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等口号。

游行行列由一面写着“纽约中华公所爱国保土大游行”字样的布质旗帜前导,随后是纽约华侨学校的乐队。

参加游行者的,包括华埠领袖,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及全美中国联谊会的代表,此外尚有来自新泽西州的蒙胞代表二十人。

游行完毕后,重返哥伦布公园,聆听华侨学校校长何锡原的演讲,然后散会^[18]。

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亲共产党”的侨胞及留学生在华盛顿的游行情形。

来自美国各地的约一千名中国爱国学生和华侨在美国国务院和林肯纪念馆之间的林荫广场上举行了抗议集会,然后到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前面示威。

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群众高呼口号,谴责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主权把钓鱼岛等岛屿交由日本控制,并且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他们举着的彩旗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写着“粉碎美日阴谋”“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和保卫钓鱼岛的标语^[19]。

而在香港,有四千余名大专院校学生在中环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大示威,并向

美国和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香港的“五·一三”示威是有着不同宗旨的三大保钓团体,保钓会(反帝爱国、统一中国)、学联(爱国保土、示威合法)、联阵(反帝反殖、示威合法)首次共同发动的大示威,也是香港保钓运动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示威。

鲜为人知的是,5月13日,香港示威活动曾险遭夭折。就在示威的前一天(5月12日)晚上,一百多名大专学生聚集在新亚书院,他们都是准备第二天在示威活动中担任纠察工作的同学。有几个学联同学,突然向大家宣布,要取消5月13日的示威活动,并拿出印好的数千张海报和数万张传单,准备连夜上街张贴和派发,向民众解释为何退出示威的原因。

为何要取消第二天的游行示威活动?因为警察没有批准而已,没批准而示威,就难免在法律层面上讲就是“非法集会”,而香港是所谓的法治社会,到时发生冲突,谁能担此责任。回想一年前的1971年7月7日,香港学生发动的“七七维园保钓大示威”也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结果招来警方的血腥镇压,多名学生领导人遭警方殴打和拘捕,当然,这也激起了全港民众的愤怒。这次“五·一三”游行,同样未获警方批准,学生担心旧事重演。

至于为什么警局对学生示威活动不予批复,估计原因是中环属香港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亦是政府机关及外国领使馆的所在地,因此政府不愿意见到

也罢,过分的是,“当局还于该段时间内透过电台,发到街坊领袖,呼吁家长约束子女,不让他们参加五·一三示威,报章又把参与保钓运动的青年学生,描述为‘长发青年’、‘保钓仔’,试图打击该次行动。警方还多次发出警告,谓若青年人一意孤行,于‘五·一三’游行示威将会以武力镇压云云”。

今天恰好找到一份《取消五一三保卫钓鱼岛和平大示威告全球同胞书》的传单。在这个公告中,学生们悲愤地指出取消五一三保钓游行之原因。

首先要指出:香港政府这次的表现好像比去年七七事件“温和”多了,可是请大家看清楚这怀柔画皮下阴险的面目:他们布下连串所谓名流舆论,甚至港督府的“规劝”等声势和圈套,把一切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相信大家都记得,去年七月七日在维多利亚公园所有参与示威的同胞为了保国土,争人权,在警棍皮靴之下,始终未违离和平的原则,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同胞们应该明白到是谁在破坏和平了!香港政府公然威胁我们说“警方将无选择余地采取行动”,并串通香港的报章电台,捏造种种假消息,摆布重重陷阱,一意孤行地要破坏我们的爱国行动,我们虽然坚持原则,但依目前形势估计,却极可能被香港皇家警察破坏而导致中区骚扰。这种由警察造成的骚乱是在我们计划之外的。

除过香港政府的“规劝”、阻拦和威胁外,

更让学生痛心的是,有一些“甘心被利用的所谓中国人”的“人”,他们非但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置身事外,相反和港英政府穿一条裤子,规劝学生“接纳警方建议”。

为什么在占百分之九十八中国居民的地区香港政府如此猖獗!那些中文报章竟无耻地对中国人对领土被侵略的事实置身事外,那些电视台不断地播放日本货品的广告,社团领袖竟厚颜地“劝我们接纳警方建议”,可是当我们公开邀请这些“领袖”交换意见时,竟然没有一人敢负责任地站出来回话,这些“领袖”为什么不敢出席?是屈服于香港政府的威迫利诱吗?

我们一向的行动是受正义感和责任心推动,我们绝未受“利用”,令我们痛心的是香港竟然有这么多甘心被利用的所谓“中国人”的“人”。

准备发起保钓运动的香港学生面临的是被误解、被孤立、被阻拦、被威胁的艰难处境,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去解释、去澄清。

肯定了保卫国土的意义,考虑了香港的社会环境后,我们慎重地推行下列工作:我们曾经尽可能以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原则向警局和港督申请;我们曾经邀请社团首长交换意见;我们曾经约会新闻界,请求他们报道事实;我们曾经印发了十多万份海报和传单给香港市民;我们曾经拍发电报给英国、联合国

和全球和保钓组织;我们曾经透过各种各类的行动和宣传,告诉香港的同学和同胞这次行动的意义;我们尽了为国民者最大的努力,可是我们的立场被歪曲,我们的行为被镇压,我们的处境被孤立,而参与攻击这爱国行动和袖手旁观的不只是侵略者、殖民地官员,还有一些卖国的“中国人”,保卫国土不单是香港青年人的责任,可是为什么只见香港右派中文报章造谣,不见左派报章报导?为什么在这危急存亡之刻我们中国的政府竟毫无动静?

最后学生无奈地说:

我们绝不退缩,可是却感到痛心和惭愧!因为在尽了我们的热诚和努力后,未能肩负保土重责,辜负了民族的期望。

国家的领土,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兴亡,匹夫也有责任,正义的维持无论族别、国籍、党派、性别、职业,都不可放弃。

我们觉得在这情形下我们再做什么工作也没有意义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美国就要把中国人的钓鱼岛交给日本,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

我们将会承担这份耻辱,你们也绝不能逃避这耻辱,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这次耻辱和教训!^[20]

从香港学生不依不挠的保钓热情和斗争,可以看到沦为英帝殖民地的香港学生爱国保土之可敬,也看到一批对钓鱼岛被美

日交易而无动于衷的“中国人”的可耻。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初学生所写的《保卫钓鱼岛五·一三大示威告全港市民书》的海报,在海报里,学生批驳了香港警局以妨碍交通和秩序为由拒批学生游行申请的虚伪,号召全港同胞为保卫我钓鱼岛行动起来,重申“五·一三”示威一定进行之决心。

特抄录如下:

保卫钓鱼岛五·一三大示威
告全港市民书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大专同学会及天主教大专联会就五·一三保卫钓鱼岛中区和平安示威,发表告全港市民公开信如下:

我们很兴奋地发觉:全港市民及各界领袖均明白保卫钓鱼岛之意义,或至少亦同意我们有表示意见之权利,我们更要感谢他们能明了我们严肃理智与慎重之态度,我们将继续以这种态度表达我们的意见。

香港大专同学会,天主教大专联会及专上学生联会属下的浸会书院,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工业学院,岭南书院,罗富国、葛量洪及柏立基三教育学院等学生会,经过多个月来,严肃而慎重的考虑及一致决定,保卫国土钓鱼岛是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能逃避的责任,而美国竟于五月十五日把钓鱼岛管理权交与日本,这种狼狈为奸的行为,凡我同胞,不论年龄,职业,党派皆应发出

民族的愤怒,为此,我们一定要在美日领事馆前显示我们的力量。

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当然会考虑香港的秩序问题,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年港督园游会时,七千多宾客在中环穿梭来往,英女皇寿辰阅兵典礼,香港节花车游行等均在中区闹市进行,但未引起交通及秩序的混乱,难道我们这一次和平行动也会阻街吗?故警务处不批准三学生团体五·一三和平大示威所持之理由实难以令人信服!

香港专上学生之纪律及冷静,是深入每一位市民心中的,七七示威时,在木棍硬靴下每一位参与者虽然热血盈腔,却绝未逾越我们原订之和平原则,盲人工潮期间,工人与学生千余人携手从铜锣湾游行数里路到中环,并在熙攘的天星码头前逗留数日数夜,未闻市民有任何不便之称。而在本次五·一三和平示威中,我们并组织强大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准此,市民和我们都一致对五·一三和平行动有绝大信心,如警方能合作,相信更有助于这次行动,因此我们重申五·一三行动决心之余,希望香港政府重新考虑警务处不批准五·一三和平示威之决定,并呼吁全港市民参加示威行列,坚决反对美、日侵略我神圣领土。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香港大专同学会

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

同启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21]

虽然当局不批准,舆论在歪曲,可是在此关键时刻,倘不向美日表达这两个国家侵犯我钓鱼岛主权的愤慨,取消示威活动,学生又能心甘?是如期进行,还是立即叫停?同学们决定通过现场民主表决来解决此一难题。并表示绝对遵从投票结果,如果投票结果决定退出示威,所有人都得上街连夜把数千张的海报、传单张贴,向市民解释退出示威的原因,倘投票结果决定示威,所有人都要投入示威过程。一百多人中,只有六十多人投票,三十六票赞同,三十票反对,示威如期进行。并决定在中区三个不同地点,揭竿而起,声东击西,尽可能避开与警方的正面冲突^[22]。幸而第二天示威游行,秩序井然,亦未与警方发生冲突。

5月13日那天,记者、各院校同学和一些市民,差不多有一千人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爱丁保广场,警察自然也少不了,远处停着数部冲锋车,几个军装警察站立在车前面。钟楼上的钟是刚敲响了十二下,“突然,人们不约而同朝码头的方向急步走去。天空徐徐飘下无数张传单。‘保卫钓鱼岛’的巨型红色横额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已在不远处被人高高举起来。马上便传来一阵欢呼声,更多人涌到前面去”。

学生列队朝中区国际大厦方面移动,“钓鱼岛,我们的”“钓鱼岛,我们的”“誓死保卫钓鱼岛!”的口号声此起彼落的,人群中唱起了雄壮而悲愤的《钓鱼岛战歌》:

滚滚狂涛,东海之遥
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岛,英勇的俯视着太平洋
钓鱼岛,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
风在吼,海在啸
我们神圣领土钓鱼宝岛
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滚滚狂涛,东海之遥
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岛,你带给渔民多少欢笑
钓鱼岛,蕴存着我们无价的宝藏
怒吼吧,钓鱼岛
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
我们要蔑视那东洋强盗!

这首著名的《钓鱼岛战歌》是1971年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作,从美国唱起,迅速传遍香港、台湾等心系钓鱼岛命运的华人地区。今天我们仍可以在网上听到由钟镇涛、巫启贤、张智霖等香港十五位歌手合唱的这首战歌。

“五·一三”游行的学生们正是高唱着这首《钓鱼岛战歌》来到中环国际大厦的日本领事馆,学生向日本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日本领事馆接纳了抗议书。抗议书如下:

迺启者:吾等对美日政府勾结,于五月十五日私相授受我国领土钓鱼岛列屿之无理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特此声明:“钓鱼岛列屿为我中国神圣领土,不容任何政府染指,我国同胞对此无理侵略行

为,深表愤激。誓死保卫钓鱼岛!^[23]

对日本递交了抗议书后,游行队伍经过高等法院,横过德辅道中、皇后大道中,开始向花园道美国领事馆前进,沿途原本看热闹的各色人群,都加入了游行队伍。人龙由最初的一千多人,扩展至二千多人。到了美国领事馆发现美国领事馆在关门休息,抗议书被愤怒的同伴撕成粉碎。这时,更多人加入了行列。百多位刚考完试的同学,从陆佑堂匆匆地来参加;有宿生会的干事,院会的负责同学,更多是不认识的面孔,人数有四千多人,示威在中午一时半结束^[24]。

要按照香港法律层面来说,这次保钓集会“非法的”,但事实证明,这次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和平而有秩序,法不责众,警察也就不了了之。

五人静坐记

5月14日,美日联合委员会达成协议,琉球“返还”日本后,“日本将以八十七处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25]。”“冲绳美军基地的机能继续保持同归还前大致相同的状态^[26]”。这些军事基地总面积为二百八十六点六平方公里,占冲绳县面积的12%,加上日本本土的一百所美军基地,总面积约四百九十一平方公里,美军在日本军事基地的总面积共有五百七十八平方公里^[27]。

琉球只是美日两国进行“交易”的工具,美日两国何尝听过琉球本地人的声

音,顾及到琉球本地人的利益?日本只是对美国军事基地的使用加以约束和限制,日本首相佐藤表示:“日本将不允许利用驻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参加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越南在内的战斗行动。”据“美日安全条约”规定:“美国政府在将驻日军队调去参加战斗行动以前,必须事先与日本政府举行磋商。”^[28]

在琉球及我钓鱼岛被“归还”日本的前一天,全球华人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台湾大学有一个小规模静坐值得一记。

5月14日的天气和国人的心情一样沉闷,天下起雨来,湿漉漉的,台大校园大王椰子树上新贴的海报,“我们要对历史负责”“钓鱼岛是我们的”“明年黄陵哭祭时,将是钓鱼岛重光日”等,经过雨水冲淋,“一条条切不断的血泪正沿着白纸流下”。

一时半,五个代联会的干部坐在傅钟下露天的平台上,背对着背,臂膀紧扣着臂膀,围圈盘腿低首而坐,开始抗议。四周无声,全校的教官们也是全部出动,身穿便服,手撑雨伞,在雨中静静地看着那几个抗议者。

傅钟周围挂着几幅海报:“一、静坐绝食抗议。二、坚决拥护政府。三、钓鱼岛是我们的。”五尊木偶,在傅钟下任凭雨淋,想再激起中国人的睡梦。在雨中稀落的行人中,有人低首沉思,有人摇头叹息而去。行政大楼灯火通明,椰林道上,一片寂静。

与历次口号雷动、歌声雄壮、血脉愤张的游行示威场面相比,此五人雨地静坐真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震撼人心,四十年前雨淋在他们的身上,同时也淋在我们的心头。

本来5月12日学生们就准备举行静坐抗议,结果被劝阻未成。部分学生团体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5月9日的声明,决定不与政府为难,但主张:一是作为领土被他国夺去之国民,须表示抗议;二是同情政府处境,不采激烈行动。5月14日,学生再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台大校园中午便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海报攻势,五人静坐绝食抗议也正式开始。

然而,这也受到当局的密切监控。标有TTV之摄影车经过傅钟,想停下为抗议者拍照,被教官阻止,并请摄影记者至行政大楼谈话。又有人手持摄影机摄影,教官欲制止。此时,站在四周手撑雨伞的沉默大众开始围住教官,以黑压压的一片雨伞,无言地抗议教官行动,教官随即不再干涉私人摄影。

黑暗笼罩,夜渐深了。抗议的学生一个在雨中晕倒了,又一个也晕倒了……教官把他们强制护送进了医院。人群也在唏嘘中慢慢离去^[29]。

在历次保钓抗议活动中,我们多看到的是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留学生和侨胞以及香港的热血青年奋起抗议,当时的台湾尚处于戒严状态,对于学生运动尤其是示威游行,是绝对不允许的。然而,当局戒严是为了你的“反共复国的大业”,可是学生爱国保土,抗议美日,又有何

错?那些学生二十出头,血气方刚,良心未泯,倘对美日授受琉球及我钓鱼岛无动于衷,那倒是有问题了。

台湾当局知道用绝对禁止示威游行的高压方式显然不得人心,想出了“疏导”的方式,这是“大禹治水”的良方。“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钱复就受命到各学校就钓鱼岛问题“宣讲”,钱复马不停蹄,直到1972年5月底一共讲了七十二次^[30]。然而,岛里可禁止,海外却无从禁止,当局就请台湾“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姚舜处长和“中央”第三组曾广顺副主任去美与留学生沟通。姚处长到了美国后,与其说是“宣慰”“疏导”,不如说是到海外接受学生审问去了,其支支吾吾,狼狈难堪,难以下台,好不窘迫。

因此,我们在看到日本全国上下,各种人物,争取琉球及我钓鱼岛,一波一波地向美国抗议施压,而台湾当局却畏民如虎,想尽千方百计替日本做“消防员”,唯恐钓鱼岛被我国所拥得似的。台大校园里的五人静坐一面固然是抗议美日之无耻,另一面何尝不也是在抗议台湾当局之无理。

在这种情形下,台湾的保钓运动注定举步维艰,也注定一事无成5月22日,在琉球及钓鱼岛被美日“交还”日本一周后,台大保钓会鉴于其“无所作为”,遂宣布解散。

其公告如下:

本会成立迄今,除去年“六一七”抗议事件外,无所作为,实在负全校同学之期望。

现本会委员,任期已届期满。留此名存实亡,无所作为之机构,实问心有愧。故本会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宣布解散。

一年来,国运愈显艰难,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尚未争得;“国步维艰,政宜含垢”,虽然,我们解散了这个委员会,但是,我们永远不放弃“读书不忘救国”的信念。

同学们,让我们紧密的把手携起来,在未来更艰苦的道路上,共同为多难的中国奋斗吧!

国立台湾大学学生

保卫钓鱼岛委员会

中华民国61年5月12日^[31]

台大保钓会的解散,为台湾,也是为全球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上划上一个句号,从此,全球华人保钓运动转入一个坚韧而绵长的形态。

佐藤高呼万岁,县长抒发感慨

5月15日,“琉球返还”仪式在日本武道馆和冲绳的那霸市民会馆同时举行。

美国琉球民政府已于5月12日解散,琉球居民自治机构琉球政府于5月13日解散,美国琉球高级专员蓝伯特中于5月14日离开任所飞赴东京,参加由日本天皇出席并主持的“冲绳复归祖国”庆祝大会。

通过和平的手法,使得“琉球重归日本”,对日本举国上下来说,当然是件欢欣鼓舞的事情。

5月15日零时起,日本的电视网首次以彩色画面,从那霸市的国际大路进行

实况传播。上午十点三十分,“在警察在全国各地加强安全措施之下”,“回归仪式”在日本首都东京的武道馆和琉球首府那霸的人民会堂同时进行。

为了安全起见,日本的武装部队也早于归还日期之前派驻到琉球,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回归仪式”的美副总统安格纽(Spiro Agnew)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宣布“正式结束美国在琉球的行政权”,同时宣称,此一仪式是在1951的《旧金山和约》中“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的主权,及实现日本人民与琉球人民想要重新结合的长期渴望的合理结果”(按,《旧金山对日和约》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对日片面和约,中国政府拒绝所承认)^[32]。事实上,“日本人民与琉球人民想要重新结合的长期渴望”美日两国无论如何都有些自欺欺人、自我粉饰之成分。

在东京的庆祝会现场,佐藤首相数次揩泪,只是“不知是完成任务的感动泪水,还是侵占钓鱼岛列岛的狂喜之泪”?他担任日本首相八年多的时间,发誓要完成两大意愿,一是主持1970年大阪世博会开幕式,一是争取琉球在他的任期里成功返回日本。现在他的两个梦想都得以实现,能不激动乎?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发表演讲说:在和平时期,通过外交谈判而收复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让我深深感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日美友好的强韧的感情纽带。^[33]他说,在此纪念日后,美日两国间有关旧金山

和约第三条的领土问题才算解决,日本将进入以日美两国协调合作为基础的太平洋纪元。

整个庆典在首相领头的三声“天皇陛下万岁”中宣告结束。

“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等各单位,无一人参加日本此一“庆典”。

而在那霸,约有一千五百名琉球和日本的显要参加了在那霸人民会堂举行的交还仪式。冲绳县知事屋良朝苗(Chobyō Yara)一方面表明“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无上感慨”,一方面对美军继续驻留琉球表示不满,屋良是一个坚定的反对美国基地的人,他说“纵观复归的内容,很难说复归就眷顾到我们的殷切希望”,他提到“要使冲绳摆脱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常被利用的处境……决心为充满希望的新县政建设尽全力”^[34]。

自5月15日零时始,受联合国委托,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实际统治琉球二十七年的美国,不经与二战主要盟国商议,自作主张,将琉球重新“归还”日本(问题是日本是你美国一国打败的吗?)。这个数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家,曾于1879年被日本凭借武力吞灭,“琉球国”因此被迫改为“冲绳县”。庆幸的是,二战的胜利后,琉球固然成为了美国的“天然国境”,但美国毕竟对其没有领土野心,琉球也总算摆脱了日本的控制,迎来了其历史上暂时和难得的独立与自治。不幸的是,这一好景不长,1972年5月15日,在美日的私相授受之下,“琉球国”再一次变为了日本的第四十七个县。

公理蒙羞台湾青年悲愤 意犹未尽 日琉民众抗议

5月15日这天,台湾官方没有再发表抗议声明。“台湾大学保卫钓鱼岛委会”发表了“告美国青年书”。在忠告书里,青年学生“愤怒”于美国仗恃强权的蛮横无理,“斥责”美国私相授受的“滔天大错”,“悲痛”于“中华民国”河山蒙辱,“发誓”“作为政府后盾”。由愤而责,由悲而誓。他们声称:“谈判,可以退让,办不到。五年、十年、百年,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必将收回。”忠告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美国青年朋友:

今天——五月十五日是个公理蒙羞的日子。

贵国政府终于悍然不守国际公约,仗着强权而私相授受了琉球及钓鱼岛。这将是贵国的大国耻。

贵国一向喊“自由”喊“民主”,一向重“人权”重“道义”,今天乃是个大讽刺,大国耻,亦将是个大污点,大疮疤。

亲爱的美国青年,您也是青年,您也有热血,若是您的国土被出卖了,若是您的权益被污蔑了,您会不会悲愤?您会不会痛心?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每一青年,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不痛心!没有一个不悲愤!长江在我们心中咆哮,黄河在我们耳边呜咽,钓鱼岛更在我们心中抽泣!我们哭,哭中国,我们痛,痛贵国,山河破碎,河山蒙辱,我们将如何向子孙交代?贵国更将如何向历史交代?

我们仰天长啸,公理何在?我们忍辱泣血,上帝何在?热血在我们血管沸腾,热泪更在我们眼眶奔流,我们强忍了旧泪,又挡不住新一跌,强忍了热血,又挡不住悲血,今天的羞耻,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更将烙在每一页中国历史中,我们一辈子忍不了,世世代代忘不了!

青年朋友们:贵国所犯下这个滔天大错,错在政府决策的短视,更错在立国精神的堕落。

因此,这钓鱼岛事件,看是沧海一粟,但其中所寓合的深意,却充分暴露了贵国的文化堕落与玩权短视。作为朋友,我们有道义提出忠告。亡罗马是罗马自己,亡秦朝的是秦朝自己。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化堕落,玩权短视。

因此,忠告您,是替您想,责备您,是为您好。我们毕竟是老友,中华民国毕竟讲忠义。我们认为有责任向您指出:

一、贵国当前最大危机就在迷信强权,迷信功利。强权使国腐化,功利使国迷失,物极必反,早已史昭斑斑。所以贵国虽然在强权上可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焦头烂额,虽然在功利上可富甲天下,却在人心内迷失自己,就是因为只重强权而未重道义,就是因为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

今天贵国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开国情操,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文化价值。一国而如此,再强也必弱,再大也必亡。

除非,在您青年一代可以幡然自省,悬崖勒马。

二、钓鱼岛事件正是贵国堕落短视

的象征。

不论从开罗宣言,不论从波茨坦条约,不论从历史考证。不论从地理渊源,不论从人文引据,不论从主权行使,钓鱼岛都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不论贵国政府如何在法令条约中找借口,如何用外交辞令说“只交还行政权”,都掩饰不了“仗恃强权,私相授受”的真相!我们诚心希望贵国政府能翻开国事迹,看看自己祖先们曾是如何的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战,再想想如今,开国精神又何在?不肖子孙又何从?

三、中华民国的是中华民国的;日本的是日本的。对日本的,我们绝不侵占;对中华民国的我们也绝不退让!钓鱼岛,是中华民国的。

我们将团结一心,誓死拥护我们政府决策,誓死作为政府后盾。谈判,可以;退让,办不到。五年、十年、百年,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必将收回。

今天,虽然是个蒙辱的日子,但又何尝不是个奋起的日子。我们忍辱,正因负重,我们吞泪,正因道远。我们中华民国青年绝心以更高的境界化悲愤为力量,决心以更大的气魄化痛心为尽责。我们绝不迷失在十字路,因为我们担负了十字架。

十字架上,有着双重责任,一方面,我们决不沉溺在哀怨中,绝不诉诸在暴力上。因为,世间更需爱心,更需宽厚;一方面我们更愿为您祈祷——今天您属于国家,明天则国家属于您,能否毅然觉醒,扭正荒谬在您:能否奋发觉悟,力挽狂澜更在您。

夜色虽然更深,但我们中华民国青年坚信,这正是黎明更近。我们有深邃的文化智慧。我们有卓越的立国精神,我们以此自豪,更将以此自勉,我们更盼望您能同样体认危机,而共同奋斗。

信心,就是胜利!我们将毅然咬紧牙关,誓死凭着信心前进:尽心尽力,死而后已。这就是我们这代青年的血泪心声。

我们祝福您,也盼能共同祝福苦难的中华民国^[35]。

客观说,这忠告书写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收有放,既打又拉,信心与无奈并存,悲愤与决心共在,应当是不错的好文字。这样的动情之文字和悲愤的心情,还是令今天同样流有炎黄先祖的血液的我们心有戚戚焉。

5月15日,日本成功冒领“大皮夹”,实在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好事,可是,你在冒名索领“皮夹”的同时,美国岂是省油的灯?因此,日本又不得不分点“利益”予以美国这一“代管人”。日本不得不允许美国在琉球拥有八十七处军事基地。“冲绳美军基地的机能继续保持同归还前大致相同的状态”。如此,部分意犹未尽的日本人就有些不满意。

在琉球回归日本的“大喜日子”里,几十万日本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和市民在日本全国四十七个都、道、府、县的五百多个地方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拆除在日美军基地和全面归还冲绳,反对美帝利用冲绳基地扩大侵略越南战争”。

在东京祝庆的同时,社会、共产两党与总评、中立劳联(中立劳动组合联络会议)等联合在明治公园内召开了打着“要求无核无基地的冲绳全面复归,反对出击越南”大旗的中央集会。

在那霸庆祝的同时,在与那霸市民会馆相邻的与仪公园里,召开了复归协(“冲绳县祖国复归协议会”)主办的“抗议冲绳处分、打倒佐藤内阁、‘五·一五’县民誓师大会”。在宫古和八重山也举行了同样的集会^[36]。

《人民日报》将5月15日那天日本全国各地的抗议游行事件做了简要的扫描,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琉球归还的另一面相:

十五日这一天,全国十七个产业系统八百几十个工会的大约二十万工人分别举行了半小时至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四十六所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冲绳县几万名群众在十八个地方举行集会。那霸市的两家报业公司的工人举行了政治罢工。美军基地的工人、邮电工人、汽车司机、教师、公务人员和市民两万五千人冒雨在那霸市与仪公园举行集会。参加斗争的群众决心同美日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美国政府把冲绳无条件地全面归还日本。

同一天,东京明治公园红旗招展,四万多人冒雨举行集会和示威。参加集会和示威的群众斗志昂扬。会上,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嗣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在讲话中,一致严厉谴责美帝加紧轰炸越南北方、在越南港口布雷,并

从冲绳和日本的其他军事基地派出军舰、飞机和军事人员侵略越南的罪行。他们强调指出,实现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冲绳化”。会上通过的决议说:“我们决心坚持斗争,直到实现全面收复冲绳和粉碎日美‘安全条约’。”会后,示威队伍前往首相官邸,反对“归还”冲绳骗局,抗议美帝侵略越南,要求佐藤内阁立即辞职。这一天,有三万多人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东京两万多名学生、青年工人和市民分别在市内十个地方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三里冢和北富士的农民代表以及最近公开反对派遣“自卫队”到冲绳的日本士兵也参加了集会。与会者强烈要求全面归还冲绳,并且谴责佐藤政府妄图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的侵略行径。

神奈川县的两千五百多教员、工人冒雨在相模原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美国军事当局在相模原美军兵站总部大量修理从侵略越南战场上运去的坦克和军用车辆。

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十五日分别发表声明,要求全面归还冲绳。日本社会党在声明中指出:“由佐藤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归还’,完全是骗人的东西,它是践踏县民要求无条件地全面归还、把冲绳变成和平而富裕的岛屿这一愿望的。”声明说:“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美军自由地从冲绳出击,自卫队向冲绳扩张,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基地。”声明最后说:

“我们党拒绝参与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为实现完全归还冲绳而站在县民的前列进行斗争。”日本公明党在声明中指出,日本人民关于真正没有核武器地归还冲绳的要求并没有实现。声明说,新生的冲绳县的第一步,要从同欺骗性的冲绳协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公明党要为撤出美军和及早解除日美“安全体制”而斗争^[37]。

可是,问题还在于,从没有日本人怀疑琉球是否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从没有人觉得日本将琉球国变成冲绳县有何不妥,从没有日本人考虑到琉球人的政治诉求,从此一点来看,他们的抗议和斗争无非是其领土和主权的欲望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而已。而琉球人本想借“回复日本”赶走美国在其土地上的骚扰,其复归的却是美军照常驻留,琉球人岂不失望。四十年后,2012年5月15日,在冲绳县宜野湾市举行的冲绳回归四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同样充斥着琉球人的不满和抗议声,庆典召开前,众多县民在会场附近的公园和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入口处举行游行和集会。游行队伍在行进中高喊“绝不允许普天间固定在县内”,游行队伍高喊“野田首相滚出冲绳”^[38]。

黄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授受我钓鱼岛非法无效

琉球及中国领土钓鱼岛于1972年5月15日被美国“归还”给日本后,北京发

了声明,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允许美军军事基地存在的冲绳被标榜为“和平的岛屿”实是骗人把戏,而是“美日反动派威胁亚洲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一个侵略据点”。

对于美日两国政府通过所谓“归还冲绳”,公然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之内,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再次提出警告。文章称:

美日两国政府拿中国的领土私相授受,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不仅如此,佐藤政府还决定把这些中国岛屿划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圈”内,扬言要派遣海上保安队的巡视船去那里进行“巡逻”,等等。我们要再一次警告日本反动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台湾附属岛屿的主权不容侵犯,任何人企图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都绝对不可能得逞^[39]。

5月20日,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乔治·布什。信件指出,美国在冲绳继续保留大量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是违背日本人民要求全面、无条件地归还冲绳的愿望的。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拿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这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信件的全文如下: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主席乔治·布什先生阁下:

我已收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散发的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先生五月十日致秘书长的信。我奉命声明如下:

日本人民为收复冲绳进行了长期斗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日本。但是,佐藤政府却允许美国在冲绳继续保留大量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这是违背日本人民要求全面、无条件地归还冲绳的愿望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美日两国政府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协定中,公然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严重行动。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日两国政府竟然拿中国的领土私相授受,这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承认。

我要求将此信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黄华(签字)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于纽约

以上是1972年“琉球返还”前全球华人“保钓”的大致情形。5月15日,美日将琉球与钓鱼岛非法交易后,历时三四年的全球保钓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自此以后,保钓运动进入一个更加绵长、更加坚韧

的阶段。的确,钓鱼岛问题在当时虽不能说“小事”,但也不能说是“大事”。5月20日,“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蒋介石就职大典隆重举行,“四海归心普天同庆,誓以丹忱勉供驱策”。7月6日,田中角荣正式被任命为日本新首相,执政长达八年,“战后任期最长的内阁”佐藤荣作黯然下台。9月29日,日本废止与台湾的“中日和平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与日本“断交”,并称“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应负完全责任”。显然,与“总统就职”、首相更迭、中日建交等“大事”相比,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大概要退居其次了。

琉球与钓鱼岛固然被一起“打包”送给日本,但两者性质却不同,琉球固然是与中国有着五百余年深厚关系的海外藩邦,但中国对琉球素无领土野心,台湾固然反对琉球“被返还”日本,但琉球被美日私下交易,除严正抗议之外,亦是无可奈何。

然而,钓鱼岛却不同于琉球,钓鱼岛系我国台湾省所属岛屿,素为中国固有领土,证据凿凿,毋庸置疑,因此钓鱼岛“被归还”日本,无论对北京来说,还是对台北来说,都是不能容忍之事。

四十年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种种摩擦和冲突,随着日本一步步的试探和挑衅,日本“命名”、石原“购岛”、议员“钓鱼”、政客“慰灵”……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上的交锋也逐渐升级,中日两个国家及民族的敌意愈发严重,钓鱼岛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而造成

这一问题之根本正四十年前1972年5月15日那天所埋下的“祸根”。

注释:

[1]高山:《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下降的背后》,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1日。

[2][4]黄天才:《尼、佐会谈与日本政局》,载《中央日报》1972年1月7日。

[3]《日本首相佐藤抵美,与尼克松举行会谈》,载《中央日报》1972年1月7日。《尼克松与佐藤会谈 接近达成预期协议》,载《中央日报》1972年1月8日。

[5]《日首相在美说明对防卫中韩立场》,载《中央日报》1972年1月9日。

[6]《日首相向中韩保证“台湾条款”继续有效》,载《中央日报》1972年1月13日。

[7]Japan Goes It Alone—Sort of, Newsweek, March 6, 1972, P22.

[8]《美国保证日渔民》,载《新闻天地》1972年3月25日。

[9]1997年,井上清发表观点,认为即使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钓鱼岛列屿包括在割让范围内。“中国割让台湾岛给日本,该条约对台湾岛以西及以南的小岛屿的归属都有明确划分,但对位于台湾岛以东的钓鱼岛却没有包括在条约范围内。此不能说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可占有钓鱼岛”(《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先生谈钓鱼岛历史及主权归属问题》,载《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

[10]井上清还在《日中文化交流》月刊1972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该文系《钓鱼岛群岛的历史及其归属问题》论文的简述,《人民日报》1972年5月4日以《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发表文章,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为题予以转载。

[11]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渡海先锋营:《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不容侵占》,载《人民日报》1972年5月4日。

[12]《维护钓鱼岛主权,我国重申立场,琉球地位问题应循协商程序处理》,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0日。

[13]《美国务院表示,美对钓鱼岛立场未改变》,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4日。

[14]有日本记者拿此对积极“购岛”石原质询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气急败坏,破口大骂道:“你不要在这里说混蛋话!”石原说:“当时参加谈判的外务省官员告诉我,冲绳岛礁很多,全部都一个个记载下来很麻烦。不如根据经纬度在地图上标七个点,然后把这些点连成线。这条线以南就都作为冲绳还给我们。”(《石原大骂质询钓鱼岛真相记者》,载《环球时

报》2012年5月19日)

[15]《日以断然威胁我国》，载《新闻天地》1972年4月22日。

[16]《钓鱼岛是我领土》，载《新闻天地》1972年4月8日。

[17]一说参加者七百多人。陈鹏仁：《留学生在纽约保钓示威》，载《新闻天地》1972年5月27日。

[18]《旅美华侨及留学生举行爱国保土大会》，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5日。

[19]《留美的中国爱国学生和华侨在华盛顿举行集会 and 示威，抗议美国把我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交由日本控制》，载《人民日报》1972年5月16日。

[20][21][23]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编：《香港学生运动回顾》第23、37、41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年版。

[22]陈华国：《保钓的一段往事》，载《广角镜》第167期，1986年8月16日。

[24]国华：《在保钓洪流中72年5月13日，中环》，载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编：《香港学生运动回顾》第46-48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年版。作者即为后来为保卫钓鱼岛献出宝贵生命的陈毓祥，也是这次游行示威的主要组织者。

[25]《琉球八十七处军事基地美可继续使用》，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5日。

[26]《要求全面归还冲绳，反对美帝利用冲绳基地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各地几十万人举行大示威，冲绳群众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同美日反动派斗争到底》，载《人民日报》1972年5月17日。

[27]谭宝臣：《日本窃夺琉球以后》，载《新闻天地》1972

年5月27日。

[28]《日外相福田赳夫表示驻日美军未经磋商不允出外参与作战》，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6日。

[29]关于五人静坐抗议的基本事实参考，义客：《台大学生绝食抗议钓鱼台国耻日》，载丘为君等编著：《台湾学生运动》(中)第480-482页，[台北]龙田出版社1979年版。

[30]参见钱复：《钱复回忆录》(卷一)第139页，[台北]天下文化公司出版2005年版。

[31]丘为君等编著：《台湾学生运动》(中)第484页，[台北]龙田出版社1979年版。

[3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2年4月至6月)第498页，[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

[33][34][36][日]新崎盛晖：《战后冲绳史》第229-230、230、230页，胡冬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35]《台大保卫钓鱼岛委会昨发表告美国青年书》，载《中央日报》1972年5月16日。

[37]《要求全面归还冲绳，反对美帝利用冲绳基地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各地几十万人举行大示威，冲绳群众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同美日反动派斗争到底》，载《人民日报》1972年5月17日。

[38]《日本首相出席冲绳回归40周年庆典遭县民抗议》，据<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5-16/3890750.shtml>，2012年5月16日。

[39]《日本人民一定要完全收回冲绳》，载《人民日报》1972年5月18日。